

1983年8月像一块黑粗布，遮蔽了长兄的天空，几位同窗已手握高考录取通知书，他却因几分之差落榜了。作为全大队最拮据人家的长子，其命运此刻打了个死结。

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悉数在校，母亲不擅农事，所挣工分可以忽略不计，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父亲肩上，正值壮年的他辛苦劳作一日，收入不到两毛钱。经年累积，全家已欠下生产队一百三十多元巨额债务！

哥哥要复读，就要去十公里之外的高中，走读的话，太远，住校又必须解决就餐问题，每周返校，咸白菜、咸萝卜、雪里蕻可以装在搪瓷缸里带过去，大米也可以背过去，但柴火费怎么办？要么交给食堂柴草，要么折成现金。那



程铨，媒体从业者，当过教师、记者、主编和电视制片人

## 复读生

仲夏的小镇，热得出奇。踏入复读班教室，一百多张陌生的面孔横在面前，压力瞬间而至。我掐掐自己，暗下决心，要好好干，不然，一定会被挤下河。

开学第一天安排座位，我坐在第二排拐角。我在桌子上贴了新课标和每日任务。早读时大家都激情满满，我们班是被要求站着读书



陈梦恬，2024年复读，现已被合肥大学录取

## 居家“复读”

程铨

时还没有自行车，十几岁的孩子怎能挑去几十上百斤柴草？何况家中灶口都缺少柴火。而交现金，根本就是奢望。

高考失利，遭受重击的是哥哥，暗中窃喜的是父亲，并非他不疼爱长子，并非他不希望长子出人头地，而是当年已经开始分田到户，我家巨额债务分解了，左邻右舍成为债主，十八岁的哥哥落榜后自然可成为家中主要劳力，成为父亲的帮手！

开学前，哥哥的班主任程岩老师来了，在泥田里找到我挥汗如雨的父亲，苦口婆心地劝：“这孩子底子好，不复读，太可惜了！可不能误了孩子前程！”哥哥的几个铁杆同窗也纷纷找到我家，与他关在房间里窃窃私语，像在密谋一件大事。

父亲开始动摇。毕竟，哥哥自幼聪颖，无论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都顺利升学，连年担任班长，读高中时已经在多家青年报刊发表作品。那是全面恢复高考不久，思想大解放，哥哥一门心思做着作家梦，沉湎写作，也因此殃及学业。

新学期伊始，哥哥斟酌再三，做出决定，恳求父亲：“再给我十个月时间，我在家自学。”

“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”。千百年来，桐城人坚守此风。面对长子的最低求学要求，父亲静默、妥协了。母亲在父亲的劝说下，亦勉强同意。

信息闭塞，资料缺乏，居家复读，谈何容易。邻村姑奶奶之女，我们兄弟的小表妹，正在同一所高中读书，班主任就是程岩老师。程岩老师和教务处吴奕老师每周特意将各科测试卷另印一套，由小表妹捎带回来给我大哥。

哥哥知道时间的珍贵，制订了周密的复读计划，除了测试卷一题不落地过关，还铆足劲全力攻克薄弱学科。同学为他精选了一本数学复习书，砖头一般厚实，他地毯式“轰炸”三遍，解题思路烂熟于胸。他的短板科目英语恰是我的强项，我将学法倾囊端出，他照单全收，日益精进，信心倍增。

我家仅有三间土坯房，冬季朔风凛冽如虎，穿牖钻户。居其中，犹居冰窟；夏季烈日当空熏烤，屋内酷热似火炕，似蒸笼。

天冷时，祖母每日为哥哥准备一只火盆，置于吱嘎作响的书桌下方，哥哥两腿暖和起来，但握笔的手依然冻得失去知觉，书写几分钟后，就悬在火盆上方烤热。他的双手生出无数的冻疮，紫一块红一

块，钻心痛痒，彻夜难眠。

高考在七月小暑前后，此前的两个多月确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。自立夏起，蚊虫疯狂出动，父亲从河间挑回一堆接一堆的蓼草，燃烟驱蚊，但无济于事。暮色刚刚漫过屋檐，成群结队的蚊虫如同轰炸机，嗡嗡响，哥哥一手摇着蒲扇，一手书写试卷，但过了三五天，就已体无完肤，肿包密布双腿。哥哥顿生一计，提来一只水桶，装满凉水，双腿置于其中，再裹上薄薄被单，既降温，又防蚊虫叮咬，一举两得。

父母曦现东天即出，日落西山方归，长年累月劳作，难免心生焦虑和怨气。母亲心直口快，唠叨不止，甚至说出“天天捧灵牌子，不知哪天是出头之日”这样的话，哥哥一听就明了：前半句微含怨愤，后半句满是无望。

村西崔姓邻居时年独身，尤为同情哥哥境况，悄悄地来到我家，诚邀哥哥去他家学习，他家单门独户，静如秋园。哥哥搬到他家，可以整天闭门不出，效率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升。

1984年，只有通过预考才有机会参加高考。哥哥返回母校参加预考，成绩揭晓，轰动全校——五十九名文科考生中，他的成绩位列榜首！

参加正式高考时，哥哥的发挥不太好，但总分依然超过本科线四分，位居班级前茅。填报志愿时，因信息太少，几乎盲填，最终，他成功迈入一所热门财经专科学校，成为全班七个跃出农门的幸运儿之一。

考，我“回来”了。

第一学期末，大家都在为期末大联考做准备。学校里流感爆发，不少同学生了病，但没一个人请假。“高四”生，谁敢惯着自己？考试前一天，语文老师给我们打气：“你们应该为现在的自己感到庆幸，因为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过程，往后还有什么事，能让100多号人陪着你一起奋斗呢？”现在想想，确实如此。

短短的寒假后，返校，大屏幕上的电子倒计时数字一天天减少，鞭子一样抽着每个人的心。

“百日誓师”那天，荧屏上直播“果冻”老师的高考赋能演讲：“大家好，我叫王国栋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果冻老师……”“果冻”老师是从班级倒数逆袭为学霸，再拿下高学历，以至后来带动家族兴旺，他告诉我们：“你只管努力，剩下的，交给时间。”是的，这快要结束的一年光阴里，承载了太多太多的不可复制。我们可做的，便是背水一战，全力以赴。

我再次踏上高考考场。去年浮躁，耐不住气，而今年，多了份沉稳与信心。开考铃响起，时间滴答滴答逝去，最后一科结束，我抬起头，窗外风景象与往日并无两样。

6月25号分数公布，我“上岸”了，爸妈和我喜极而泣。

目前，我已拿到录取通知书。我想，奶奶也一定也会知道的。

## “高四”这一年

陈梦恬

的，下早自习后早休半个小时，这时候教室里的灯都关了，我们开始补觉，时间不长，却睡得很沉。早休结束时间一到，班主任就会在监控里喊：“洗把脸，去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”然后，一天的课程开启了。

第一个月并不感觉很累，每天两点一线，学校与出租屋，感觉还是应届生的节奏。第一次月考来了。考试当天，艳阳高照，虽然考场不是很凉快，周围也有超市的喇叭声，但那天我没有和往常一样烦躁不安，而是努力控制情绪，握住笔，从容答题。几天后，成绩公布，在万名考生中，我进步了1051名，政治成绩95分，位列班级第一。我很开心，也被班主任安排上了政治科代表职务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像往常一样，两眼一睁就是学习。周五那天放学，妈妈告诉我：“奶奶去世了，爸爸等一会接你回家。”我一时愣在原地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在爸爸接我们回去的车上，我开始悔恨起来，奶奶去世的最后一天我都没有见到，

奶奶会很失望、难过吧？七月离开家门那天，奶奶抱着我说：“大孙女，我等着喝你的大学喜酒啊。”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办完奶奶丧事，我回到学校，暗下决心，一定不辜负奶奶的期望。我变得急功近利，总想立竿见影，跳过基础题，死磕难题。第二次月考，我在班级排到了56名，年级排名下降4千多！内耗、麻木、不甘、挣扎，我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。

我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仍然每天笑脸相迎。还有同学在我桌上留下“我就看好你”的字条，我又“活”了过来，找回了勇气和信心。

我沉下心来，努力跟上课堂节奏，剔除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杂念，给自己挤压时间，从每天中午睡30分钟到午休10分钟，夜里刷题到两点……我感觉快吃不消了，一直关心我的英语老师跟我说：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要有足够的睡眠才能更好地投入学习。”的确，此后，我按时睡觉休息，发现精力更加充沛，可以事半功倍了。第三次月